

承言

道德理论践行研究中心月报

二〇二五年九月一日

第十五期

《承言》目录

每月一号出版

霍学研究：许志毅（会长）

唐学研究：陈健恩（副会长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研究方向：..... | 1 |
| 霍学研究：《霍师之教化哲学——相应意义：引导反省与开发（六）》..... | 2 |
| 唐学研究：文化（二）：专家的说法..... | 4 |

霍学：研究方向

- 霍师之思想，通透灵活、敏锐深刻，常常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给学生当头棒喝。此有赖霍师思想中“化繁为简”能力。
- 此“化繁为简”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论、根於经验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论、超越经验框框而有新的创造。
- 我们将通过霍师教学个案，呈现霍师教化哲学以及其思维能力，从中展示霍师对于唐君毅先生学问继承与开新。

许志毅会长

唐学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学者，以其序言的结论为核心，但文章内的心路历程，才对实践障碍，有提点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们把义理，分类列点，成为架构。但从实践上，如何开始？如何继续？则难解答。要活化义理，把架构变成动态，必须说明次序与原因，才对实践步骤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国传统哲学，即以人生之事为起点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为人，知道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员等。再记为知识，才能在生活中，作纯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并非知识，而是感受：内心的苦与乐、精神的升与降、理想的显或隐、得失的喜与哀，甚至一念之过位或复位。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**即承担者 藺**与**藺承继者 藺**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经历的心路历程。

陈健恩副会长

霍学研究：《霍师的教化哲学——相应意义：引导反省与开发（六）》

许志毅

按上文分析，该位学生会感受到自己内心是有着虚怯、不充实之感的，因为他的内心是很清楚自己勇气不足、逃避，不敢面对同事们的不主动，至于他自己“愿意去为同事补位”，甚至内心给自己很多很好的理由去为自己对同事的行为辩护，其实也只是自我掩饰，把自己勇气不足、逃避的行为合理化罢了。可是，他“不想责备下属、要为下属补位的念头”，已经成为他的甚深习气，严重地影响着他。

生命注定受到习气影响？

说是被他的甚深习气所影响的意思，是指习气只能是造成对生命干扰，而并非是生命之主宰；思想判断、行动念头产生，并非由习气来主宰的。盖习气、性格，乃至经验等，虽然是深深地干扰着人的思想，但是，如果人的心够坚定、清明，则能清楚地察觉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并能判断自己的思想是否合乎道理、是否恰当、是否被自己的本能欲望所干扰等，从而真正地主宰生命。人希望自己的生命继续被习气、性格、经验等干扰吗？人希望自己的思维、判断被习气等所干扰吗？人希望自己的起心动念与行为不合乎道理吗？其实，人的内心是希望自己能合乎道理的，不想自己被本能欲望、被自身的障碍所干扰的。苟能如此，只要我们坚定己心，即使面对自己的习气、性格、经验，我们的心还是可以不受动摇，按照自己内心最深的地方，主宰自己的生命、主宰自己的思想，从而呈现合乎情理的判断与行为。当然，即使是内心坚定清明，但是很多时候面对自己的习气、性格、经验、本能欲望之时，难免会有种种拉扯的情况，这只有靠自己的坚定清明之心去转化。人可以视此为锻炼，人就是要经历这些考验、磨炼，才会成长，最少内心的坚持力、清明力、反省力、判断力、行动力、思维力等会加强，那么对于转化自己的习气、性格等的能力就能加强，而对于道理的抉择能力也能更加坚定。至于人为甚么不能坚定清明，而反为被自己的习气、性格、经验等所带著走？这是由于人不自觉的“一念之执”：执着於自己过去的表现，放不下固有的思维模式，所以就难以突破。何以会执着於自己过去的表现，放不下固有的思维模式？如果要到个人具体的情形去说就会很繁琐，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出，人对于自身固有的思维模式，会有着一种很深的依赖，因为固有的思维模式，是自己一直以来赖以回应世界人事的依据，如果不用这个思维模式，那用甚么呢？如果人放弃固有的思维模式，却没有找到新的，人在这个地方，就会觉得不安，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、慌乱，所以很容易就会依赖固有的思维模式，那么就会生起“一念之执”。因此，此“一念之执”并不是说其所执对象如何如何问题，而只是因为习惯了、是一种依赖，难以放下。此“一念之执”是难以被人自我察觉的，因为此一念就在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之间产生，它根本上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之中发用。虽然此“一念之执”之生起并没有实在的根，但是它却会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产生，并且一直影响着我们，只是我们没有察觉罢了。就好像清朝刘蓉《习惯说》中所言：“习之中人甚矣哉！足履平地，不与洼适也；及其久而洼者若平。至使久而即乎其故，则反吐槽焉而不宁。故君子之学贵慎始。”

人在习惯性思维中，会习以为常，很难自觉然后生起转化之念。当起心动念之后，人的思想就会进入固有的习惯性思维之序列之中，那就更加难以转化了。所以，人要突破，要提升自己、转化自己，只有在源头上做工夫，正本清源，在起心动念之始，就要下工夫转化，化解“一念之执”。在此意义之下，立志就很重要了。

例如一个敏感、小器的人，多年以来，他已经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，就是每当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他就不经意地想到：“别人在说我”、“虽然他表面上是称赞我，但是其实他是在挖苦我”、“他很像是给机会我发挥，实际上他是要我当众出丑”、“他没有正面跟我说，因为他根本上是看不起我”，其实是很脆弱、很负面的。可是他骨子里就是有这种思维习惯，甚至他根本上是不自觉的，在起心动念之间就透露出来。除非他开始察觉到自身的负面思维，这是影响他性格的根源，让他的生命不能自在，对人事判断错误，也导致行为上的偏差与心理上的不安等。他察觉到了，还要把自己的心坚定下来，要坚决的去面对转化自己的障碍。这面要从立志开始。

针对该位学生来说，当他面对困难挑战之际，其起心动念之间就是“自己补位、逃避”。难道他的心真的希望这样吗？不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模式，一遇到事情，就倾向以这种方式去回应，习以为常。如果不“自己补位、逃避”，反为他不知道该用些甚么方式去回应所遇到的人事问题。这就形成了他的“一念之执”，此亦成了他回应困难的行动方向。立志，最简单的诠释，就是下定决心转化自己，大处就是定立一人生方向，小处就是让自己每一个发念都以此方向为鹄的。而此方向，并非往外求取甚么成果，而是往内，转化自己的障碍，使自己的思维能突破，从而达到成长。故此，该位学生在面对自己逃避、没有勇气的障碍时，就要立下坚定之志，提醒自己在面对困难时，要克服内心逃避、要勇于面对，而且要懂得按照道理的信息去行动。所以，人能立志，正是掷地有声，因为在这一刻，他并非空喊口号，而是打从内心深处，下定决心，面对旧有的自己、局限的自己、面对障碍局限，要“杀贼”，把障碍一刀砍断。那么，就要在每一念之间，留意自己的内心，觉察自己的念头，看看是否有被自己的障碍所影响，在发念之中是否有受到自己固有的思维框架所局限，一个新的人生，就在当下得以建立。这也是“慎乎始”，发念就是人生活序列建立之始，只要在当下能坚定发出成长之念、转化自己之念，那么新的人生就在当下。

或许，立志表面上只是一个价值方向，不一定有着很多具体的实践内容或行动指引，但是它却意义重大，引领人显露光明的本性，在精神上有了一个方向，有了一条路，只要以后不断以此往前走，就可以一步一步走往美好，要注意立志并非只是成就外在规范之路，而是一条内圣外王之路，从转化自己的不足开始，提升内涵，达到成长，以此作为基础，方可以成就客观事业。当然，外在事功的成就，也是磨炼自己、给自己生命成长反馈的过程。

明乎上述所论，就会明白为何霍师常常教学生要立志，要体会理想，此即在喜耀生命课程之中，非常重要的教导信息；然后要学生读书明理，又要通过做事，人才会得到锻炼，使自己成长。希望大家对于为何霍师要说“生命成长”，却很少直接说到要成就甚么客观成果，乃至成贤成圣心意，用心领会。

唐学研究：文化（二）：专家的说法

陈健恩

精神现象

从现象上说，文化，绝不是自然，也不只是心理，不只是社会。

单纯只是心理，就很主观个人，缺乏客观性。

单纯只是社会，就很群体被动，缺乏主动性。

文化，在根本上乃精神性。（唐先生语）

精神活动

精神与心理，在生命上都重要，但在功能有层次上的不同。

心理，很多时都是反应，受生物及环境的制约，倾向于本能，所以被动为多。

精神，蕴含价值的追求，受内心理想性的驱使，倾向于开创，所以主动为多。

那么，精神活动，唐先生就说：“吾人所谓精神活动，乃为一自觉的理想或目的所领导者，亦即为自觉的求实现理想或目的活动。”

现在先作一简单总结。

文化，不是自然而生，而是人为，文化是自然之上的人为活动。这些人为的文化活动，从根源上看，它的方向及动力，都是依於人的精神活动。所以文化活动，就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。而精神活动，就是人内心自觉到有一种理想，并想这内心的理想，在外在的世界中实现出来。如当父母年纪大时，希望父母健康，这就是一个人内心其中的一种理想，必同时希望能把内心的理想，实现出来。

所以一个完整的精神活动（文化活动），必包括理想的自觉与实现。

精神活动的本性（要求）

实现理想，即暗示外在当下的世界，并不理想，而与内心的理想世界相对峙。

这个外在当下不理想的世界，包括了自然世界，客观社会，以及现在的我。

但是，这个现实世界，即未转化为理想的世界，亦必需同样地确定它的存在。因为，如果现实世界是虚假，社会人间是虚幻，或自身的存在不是真实的话，实现理想，就沦为空谈。因为本质上虚幻或不存在的东西，如何转化都不能变成真实存在。所以建立文化的世界，必先确定及接受这个当下现实不理想的外在世界。这不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，亦是日后理想世界的一个“场所”。

因此，人的精神活动，一方面确定一个客观的外在世界，一方面感到主观的理想世界与之对峙。在这个对峙状态中，求实现理想的心，求克服此对峙，而实现理想。

理想的心是主观个人所感受到的，实现世界在外而成为客观人人共见的，因有这个求克服此对峙的心，而把主客打通。从主观走向客观，就是人的精神，所要求表现的方式。打通主观与客观，打通内在心灵与外在现实，就是精神活动的本性。

现实世界之我

刚刚说到，内在的理想，求实现於当下这个现实世界。这个现实世界，包括自然，社会，及当下的我。

唐先生说：「**藉此实现理想於心灵之外的客观自然，客观社会，或我意想中未来自我。如此理想为道德理想……此乃实现於我自然性格、自然气质、或有过恶之已成之我之中而超化之。**」未来之我，亦是当下现实上未理想的世界的一部份，求转化创造而成。

这种包括自我转化的动力，就是精神。人要有精神，唐先生说人必需有一“**理想的自觉**”，所有活动必需是“理想先行”。观某一时刻，禽兽木石活动，也可“**暗合**”一种理想，或表现一种真善美。但内在动物自身，没有这种“自觉”，就不是文化活动。因为，当某物种真能自觉某些活动有真善美的价值，就会客观化，成为一种之前没有，而后来才有的普遍活动。可看看，除了人类，还有那些物种，看到它们会不断创造一些新的生活礼乐或习惯，让它们的生活变得更和谐？有自觉，才会觉察之前没有，后来希望能有，而成为一种创造。所以文化活动，是创造性活动，而且永远地创造下去。因此，文化的理想意识，皆是一种超越意识。或对自己来说，是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意识。

所以，要了解一个人，最精微的，是了解他这个人的理想性。但是，一切有理想的人，是分成很多层次的。唐先生作自我反省时说：

第一、“**吾人之理想愈高，其方面愈多，则吾人所接现实事物，愈呈现其理想的意义**”。理想高，就指他真心渴望求实现的是甚么东西？方面多，就指他所关心及照顾的内容有多少？所以，说不出甚么理想内容，而只是说有理想，则如何看到高度与广度呢？

第二、“**吾人之经验知识愈多，智慧愈高，即愈能从一理想意义以知其他理想意义**”。理想及文化落实，跟“自觉”的能力成正比。所以有志继承及弘扬文化的人，读书多是必要条件。

精神的自动自发

唐先生继续说，人很多时自以为拥有理想。殊不知，自己内心的理想，只是“过去我之所形成，或受他人宣传而形成”。此时，人就很自然地“接受过去我或他人之理想，以之为我的理想”。问题在哪里呢？

有些人认为文化，是由过去的因果所形成，或自然环境，或本能欲望，或集体心理，或现实习惯、性格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等形成。譬如唐先生也举一些例子：

“近山地之人，朴厚；近水之人，灵巧。”这样看，文化就被这些环境规定，甚至被刚刚在上面描述各种外因所规定。

因此，唐先生说人很容易不自觉地，把“过去我”的环境习惯与心态，甚至过去所习得的知识与学问，以为是今天自己的理想。这是把过往的东西直搬到现在，没有经过自己再思考，再确定是否恰当，而当作是当下自己的理想。也有些人，以“他人之理想”为当下自己的理想，也未曾真自觉是否属于自己当下的理想。

上述所有情况，都不是当下的我，所自觉地肯定，当是我真实的理想。

但是，以上的所有外因，在真实世界是必然会发生的。它使人生之路，或人的思想范围，受到规定。即是，人因过去我，或依他人的理想，自己的居住环境、习惯性格、性别年龄或职业，也多多少少限制了或规定了我们的思想与能力。

然而，唐先生就指出：藺这些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。真正决定，是我们的精神。依佛家言，一切现实条件，皆为外缘，而非真因。依逻辑言，此是必需条件，而非充足条件。“必需意思，是生命真受到了一些外缘所规定，但不足以必然决定我们的理想，即决定我们的文化。

因为，真正的理想，人类的文化，本质上是有超越性。

甚么意思？唐先生再引申他之前所举的例子，继续再说明。

“譬如近水之人，比较灵巧，但当近水之人，发觉有人的灵巧过于圆滑，而希望他像居近山林之人，多一些朴厚。”这个例子，说明人当有外缘的规定，如居近水处之人比较灵巧而欠朴厚。但不碍人的精神，超越所谓居住环境的性质，去重新审视当下的情况，而重新得一当下应有的理想。这就是精神。亦指出为何外缘可以影响我们的生命，但人有精神，外缘就不足以决定我们的生命。

由此而观，我们当可重新审视，过去的我、他人的理想，居住环境，习惯性格，性别年龄或职业等，是否为我今天的真实理想？能审视的根源，在于人有精神。